

無盡的風險：
反思應用倫理學的學科範式
Endless Risk: Reflecting on the
Disciplinary Paradigm of
Applied Ethics

劉月樹

Liu Yueshu

Abstract

Applied ethics is a discipline aimed at solving specific ethical problems that arise when traditional ethical theory cannot explain new moral phenomena. The 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applied ethics is not entirely reasonabl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extricate oneself from specific ethical issues. Applied ethics should also seek to determine

劉月樹，天津中醫藥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中國天津，郵編：301617。
Liu Yueshu,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China, 301617.

基金專案：國家社科基金專案“我國重大疫情防控《倫理指南》的建構問題研究”
(專案編號: 21BZX117)。

《中外醫學哲學》XXI:2 (2023年)：頁 137–14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1:2 (2023),
pp. 137–140.

© Copyright 2023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why humans constantly create many ethical problems,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emergence of new moral crises.

有效的閱讀可以擴展思維視野，加深對問題的認知。閱讀翟振明教授的《為什麼侵入性腦機介面技術是危險的》（後簡稱《危險》）一文（翟振明 2023），於我便有這樣一種感受。

腦機介面是一種新興的技術，通過在人或動物的腦（或者腦細胞的培養物）與外部設備之間建立直接連接通路，實現生命體與外部設備間的資訊交換。這種看似魔幻的技術方式最初起源於人類的健康需要，包括用於恢復患者的運動功能和交流能力等。相對而言，侵入性的腦機介面技術具有更大的風險性，如《危險》一文所言：“人類大腦是非常複雜和神秘的生物器官，對它們進行干預可能會帶來不可預知的後果。”包括可能會擾亂人類的意識以及容易侵犯他人隱私等。更令人擔憂的是，“腦機介面技術很有可能被一小撮人用作操控他人的手段，使大多數人成為傀儡。”很顯然，如同數十年來不斷出現的各種高新技術風險一樣，侵入性腦機介面技術將會使人類陷入另一場重大的危機之中。

但本文不想就腦機介面問題進行分析，而是受《危險》一文啟發，想到了應用倫理學的學科範式問題，也即現有的學科範式是合理的嗎？是否達到了其意圖的效果？

應用倫理學自其誕生之日起，就拋開了形而上的道德哲學建構方式，而是以解決具體的倫理問題為導向（程煉 2007），尤其關注對高新技術風險的道德批判。但這種道德批判有一個重要的特徵，也就是圍繞著人類的利益開展，也即對於高新技術風險的道德批判只限於那些具有危害性的技術。如果一種技術沒有明顯的危害效應，人類幾乎都會不假思索地接受，也不認為存在著道德上的疑難。如此來看，有關人類利益的危害性，構成了對於技術風險的道德批判的事實性前提，也成為應用倫理學的主要學術內容。

判斷一種技術是否具有危害性是非常複雜的，牽涉到技術效用的有益與有害的交織，近期益害與遠期益害的關聯，不同群體的益害判斷差異等。在技術類型高度專業化的今天，倫理學者想要精通某種技術是件困難的事情。不僅如此，技術本身是不斷發展的，技術效應也會因之不斷變化，從而導致舊有的道德批判喪失意義。如此，應用倫理學學者往往會有一種隱含的焦慮，包括說之不應的焦慮和容易說錯的焦慮，進而對學科的價值產生懷疑。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現有學科的範式路徑顯然是有待改進的。

應用倫理學之所以以解決具體的倫理問題為導向，主要在於經典的倫理學理論不能有效解釋當代新興的倫理難題，必須從問題出發才有解決問題的可能。但應用倫理學真的有效解決了其所指向的問題了嗎？

認知物件在人類的認知活動中並不是完全被動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認知的方式及其結果。從具體問題出發的應用倫理學應當會走向兩個方向，一是對於問題根源的形而上追問，一是對問題解決方式的建構。但當今的應用倫理學只專注於後者，對於問題根源的形而上追問則存在著普遍的排斥，認為這樣會影響到應用倫理學的實踐品質。然而，這種被具體問題所框定的學術範式必然會導致知識生產的碎片化，提出的應對方案也自然不成系統。更為關鍵的問題在於，即使應用倫理學能夠有效應對已有問題，但也不能阻止新的倫理問題的產生。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應用倫理學總是處於不斷地被新問題所追促的狀態之中。

筆者並不否定以應用倫理學現有的學科範式，而是認為應用倫理學研究還應做出向內的努力，也即反思各種技術倫理問題之所以出現的人性根源。人類創造這個世界的方式並不是任意的，先驗與經驗共同作用所形成的心靈結構是自然人化的出發點。因此，對於技術的道德批判必須要回到對人類自身的批判，因為技術是人類創造的，技術危害性的根源還在於人本身。如果缺少了

這樣一個層面的反思，只是對已經生成的技術物的警惕，實在是一種捨本求末的途徑。

從這樣一個意義上而言，應用倫理學需要不斷回到學科的元問題，主要是人類的心靈結構與技術實現之間的關係問題。如果對這種根本性的問題不加以有效地解釋，不尋找到一種人與技術物的和解方式，必然會使人類陷入無窮無盡的技術風險之中。但這種反思又應不同於傳統的道德哲學，而是一種基於問題的形而上反思。向內的追問意味著人類不斷地自我認知和自我批判，進而影響和改變創造技術的具體方式。如此，應用倫理學不僅可以免於知識碎片化的窘境，還有可能尋找到根本性的問題解決方案。

翟振明教授的《危險》一文對於侵入性腦機介面技術的深邃分析，使我們深思這一技術濫用的後果。也觸發了筆者對於應用倫理學學科建設範式的零星思考。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程 煉：《倫理學關鍵字》，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199。
CHEN Liang. *Keywords of Ethics*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99.
- 翟振明：〈為什麼侵入性腦機介面技術是危險的〉，《中外醫學哲學》，2023 年，第 XXI 卷，第 2 期，頁 83-99。ZHAI Zhenming. "Why Invasive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Technology is Dangero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1, no. 2 (2023): 83-99.